

视觉暂留现象最早由伦敦大学的一位教授于1824年在《移动物体的视觉暂留现象》一文中提出,后来导致了电影的发明。其实对此现象的应用,最早始于中国宋代的走马灯。多年前我曾在伦敦的一家小店里意外地买到法国造的走马灯,便如获至宝。启动电源开关后里面的一盏灯就亮了,轻质透明的外壳便转动起来,上面画着的几匹高低不一的马就因视觉暂留的原理,像一匹匹马的奔腾起来。望着它常常使我发出呆出神。

那么有没有听觉暂留的现象呢?《列子·汤问》里就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典故,一般理解为赞美优美的歌声:发声的人走了,可曼妙的声音犹在耳边回响。其实这里仍有科学原理在,我想与声音刺激听觉神经后的暂留现象有关,当然,“三日不绝”可能是一种稍稍夸张的说法。如果说视觉暂留是一种“余晖效应”造成的视觉后像,那么所谓听觉暂留能否说是列子提出的“余音”效应造成的听觉“后像”呢?可惜对此没见专家有什么切实的研究,本来是不该由我这个文科男来置喙的。

李安在为《色戒》取景时,选择了复兴中路重庆南路的重庆公寓,以至于如今的房产商人在推销这里的房子时,常常亮出一张号称“汤唯去过的卫生间”的图片,但是这部电影的原型人物郑苹如,实际上住在隔壁里弄——万宜坊。两者之间,就是我住的花园公寓。这里,有条“秘密通道”,像毛细血管一样通向万宜坊,最窄处仅一人宽,想做“一字平衡”就会把手戳进人家窗户里。当然,万宜坊堂正的大门,是在重庆南路上的,现在挂着“邹韬奋故居”的指示牌。

近日到父母家中,觉察老人心神不宁,似有隐忧。细问之下,老人才道出原委。三年前经不住某保险公司代理人陈某推销,购买了几款寿险产品,之前一直通过银行转账到公司支付。去年年初,陈某通过代缴保费和购买新产品等理由,两次拿走老人现金四万余元,保单和发票至今未见,陈某一再以各种理由搪塞。我们发现事有蹊跷,立即联系了保险公司,客服回复陈某早已从公司离职,所谓续缴保费和购买新保单都是子虚乌有。联系陈某,其见纸包不住火,一走了之。后陈某父母出面,用他们自己的积蓄偿还了四万余元。

事情到这里没有结束,老人最近接到保险公司来电,说发现陈某涉及多位投保人钱财,希望我家老人能够提供物证配合公司调查。家里人针对此事意见出现分歧,一方认为陈某某父母已经代为偿还所骗现金,不必再举证,得饶人处且饶人;另一方认为应该配合公司调查,提供物证,还原事实真相,保护其他受害人利益。双方意见甚至出现了争执。

亲情、事理、法律在此交战,最后,家庭会议达成一致意见:配合公司调查,陈述事实,责成公司加强监管(公司监管失责,代理人离职没有及时通知投保人);但作为当事人,考虑到钱款已归还,不追究陈某法律责任。

至此,这件事基本尘埃落定,但亲历过程,个人有两点体会:一是子女一定要多关心父母公婆等老人,他们年纪大了,信息来源和辨别判断能力有限,容易好心办坏事。而且有时他们担心子女责备,即使被骗了只好吃哑巴亏,心里抑郁苦闷。此事也敲响警钟,老人涉及财物一定不要现金交易,也不要向不熟悉的人进行银行转账。

而从陈某身上,让人感叹的是,教育失败是家庭最大的失败,也是社会的最大隐患。陈某事发后多人追讨被骗钱款,他更换手机玩失踪,父母不得不拿养老钱替他还债。一个不成器的子女,令父母晚年景凄凉。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曾赴一对钢琴家夫妇的公馆去参加一个艺术沙龙。其中最重要的节目是听汤淑云(Stephanie Tang)演奏的钢琴曲。她弹奏舒曼的《狂欢节,作品9》尤其令我难忘。那是由21个乐章组成

听觉的暂留和永驻

王纪人

的套曲,每首曲子前都有非常别致的标题。通过汤淑云出神入化的演奏,这个组曲的描写性和戏剧性便令人印象深刻地呈现出来。最后一个乐章名为“大卫同盟进攻凡夫俗子的进行曲”,在这位青年钢琴家的演奏中,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其中的嘲弄和谐趣。第二天我在网上发现了这一组曲的有关演奏视频,比较而言,汤淑云在力度、节奏和表现力方面,都优于视频上的一位小女生。与国外的大师相比,也未见其逊色。为什么第二天我仍能作出比较呢?那应该是“听觉暂留”的缘故吧。汤淑云年方十九,生于洛杉矶,曾师从中、美名师。12岁起开始获得美国、意大利等多项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等奖项。那晚在艺术沙龙的演奏结

言”与日文版、英文版逐字对照后译成中文。239弄冠华里4号,则是1926年5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校旧址。罗亦农、赵世炎在这里指导活动。1926年11月,这里办起了上海区委的第一所党校,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之一。455号的花园公寓虽然没出过什么知名的历史文化人物,不过,我小时候常与当时上影厂的著名编剧贺子壮相遇。从512号的刘海粟故居往西,住了更多社会名流和文化人士。例如517号的柳亚子故居,如今成为思南公馆中的一幢。553弄则汇聚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七君子之一”史良,以及杜月笙和四姨太姚玉兰……复兴中路从200多号到500多号,短短三百多号的马路,孕育了开天辟地的革命者,他们曾经住得那么近,当他们穿梭在“血管”和“毛细血管”里时,就是在重组上海的命脉。

据研究考证,外观更为西化的新式里弄,脱胎于后湖石库门里弄。如今几乎可以成为“上海”代名词的“石库门”,几乎也养成了“左翼文学”。鲁迅先后住在虬江路景云里和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后者如今为鲁迅纪念馆。我有一位舅舅曾与鲁迅纪念馆

馆长王锡荣,并肩进行过鲁迅研究,所以我在采访相关题材时总能得到“优待”。虹口区的石库门,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地。在多伦多路201弄深处有一幢洋房,是“左联会址纪念馆”,保持着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举行时的原样。2010年3月2日,整整80年后,冯雪峰的子女冯夏熊、冯雪明,郭沫若之女郭平英,周扬之子周艾若,丁玲之女蒋祖慧,田汉之子田大畏,胡风的女儿张晓风等,来到了上海,汇聚在父辈当

个月,丝瓜就攀爬上了矮围坝,奶奶就在靠墙的一侧用竹枝竹竿搭好了架子,丝瓜翻过围坝,就像长了眼睛似的,往搭好的架子上蔓延过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丝瓜在架子上织成了一道墨绿的地毯,那密密匝匝的绿叶,一簇簇拥着另一簇,你相抱着我,我相搂着你,微风拂来,“沙啦啦”地直响,唱着生命的欢歌。

仲夏时节,那一架绿色的丝瓜棚,是我们纳凉的好去处。每当红霞满天,暑气渐退的黄昏,奶奶在丝瓜棚下泼了凉水,支起竹床,

跟着奶奶种丝瓜是一件富有情趣的事。开春时节,取一把丝瓜籽,种在潮湿向阳的地方,过上个把星期,丝瓜籽发芽,顶出了泥土长出了地面,高举着两片肥厚的绿叶子。这个时候,奶奶选出几根最壮实的丝瓜秧苗,连根部的泥土一并挖起,准备移栽。奶奶家的房子右边就是菜园,南墙是一条常年流水潺潺的小水沟。奶奶就把丝瓜种在靠水沟的墙边上。

种好丝瓜,我会天天关注它们的成长。夕阳满天,晚风如歌的傍晚,我常常跑到水沟边观察,只见它们沿着墙壁生长,绿色的触角伸进墙壁的缝隙内,牢牢地攀附在上面,茎藤上长出的绿叶也越来越厚实,越来越繁茂。不出半

后的出现,以及艺术上的革新精神。舒曼是在大学法律期间才业余学钢琴的,由于急于求成,他用自己发明的器械锻炼手指的力量,导致一个中指麻痹,后转向作曲和音乐评论。如果他仅仅是演奏家,那么他的弹奏是没法存留于世的,因为那时既无录音也无录像。作曲使他的钢琴作品留传后世永驻人间,成为世上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可惜由于家族遗传,他得了精神病,跳进莱茵河,获救后被送进精神病院,两年后病故。曾深得舒曼赏识和提携的勃拉姆斯,在此前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比自己大14岁且生了7个孩子的克拉拉·舒曼,在舒曼死后又出人意料地离开了心目中的女神。曾有一部德国电影就叙述了这三位天才钢琴家和作曲家的关系,片名就叫《琴恋克拉拉》。除了三位演员出色的表演,还展现了舒曼和勃拉姆斯的多首钢琴曲。爱和艺术,才是这部影片的感人主题。

午夜2点35分,关闭空调,打开窗户,让夜风吹进我密闭了一整天的家。于是,我听见窗外此起彼伏的呼啸。

我断定,那是两只热情无比的猫,它们在夜色的掩护下热烈地恋爱,于它们而言,婚恋是一件美好幸福到必须要以隆重的宣告来作铺垫的大事。

它们并不介意人类就在它们头顶上的一方方笼子般的空间内做着黄粱美梦,抑或为明日的艰辛挣扎入眠。它们只记得祖宗传承给它们的生存之本,美丽而炎热的夏夜,该当是它们恋爱的季节。它们爱得自然超脱并且无所顾忌。

无法预料,我打开窗户后,午夜的工作,将在两只恋爱的猫幸福的伴奏下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但我必须接受,这一片盛夏的天籁,并不只属于人类。

此刻的天地之间,除

者居高临下的裁决:滚!奔命的脚步唰唰,方向不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拥有了自由,才可以有来日的爱情,有了来日的爱情,才会有未来的生命。它们深知这个道理,因此它们明智地选择了分崩离析的逃窜。于是,人类窗口悬挂的钢铁机器,因胜利而发出更为自鸣得意的轰鸣。

夜虫的唧唧声渐渐孱弱,风越来越细小,树冠安静地张开它翠绿的千枝百叶,然而黑夜中,无人欣赏它的绿,亦无人在它绿荫下葱茏的草地上繁衍生命。

假如世界可以分割,那么是否人人应该得到他可拥有的那一份?那么,是否可以把一支小提琴切成碎片分给每一个人?如此,也许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把小提琴、一个音乐家,而是,我们可能失去音乐。

世界是一把小提琴,假如我们分割它,我们将失去音乐。

“事去心止”。看上去简单的四个字,做起来却难。本来很有希望成功的一件事,突然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消失了,那种心痛,不是每个人都能“事去心止”的。惋惜是必然的,叹息命运不公,叹息造物弄人。可是,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除了“心止”,我们还能怎样呢?毕竟,人不能生活在无休止的哀怨之中。

“事来心应”是做事的又一种境界。无论好事坏事,与其慌乱不堪,不如坦然面对,用微笑迎接。不管成败得失,我们的好风度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自己,也会于事件之中得到启迪。也许,下次有同类的事情发生时,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呢?

“事来心应,事去心止”。佛语有云:“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也是同样的含义,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只是,当今社会,追逐名利者不少,人难能保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平平淡淡做人,从从容容做事。为了一个钱字,不择手段。再回首时,亲情、友情、爱情都被践踏在脚下,到那时,人们才感叹:穷得只剩钱,岂不悲哀。

大草坪上,向卖风筝的小孩贩子请教如何放风筝!最能体现老外对里弄的融入,可以看近来看来在微信上流传的王刚锋拍摄的“老外家庭在里弄”系列照片。这些世界500强公司的外派领导,到董家渡去做了中装、旗袍,打着油布伞,把一家门“装”进漆成红色的黄色车里,在上海的暮色里笑得欢畅。把照片上的门牌号码放大,可以清晰地看到“威海路590弄56支弄……”

城市的“血管”里,各国各族各色人,依然奔流着为上海“塑形”。

我们吃过晚饭,玩累了,就往竹床上一躺。此时,繁星满天,明月当空,轻风如歌,流萤如诗。丝瓜棚上黄花绿叶,隐隐约约,垂挂下来

绿如翡翠的条条丝瓜,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低头看月亮透过绿棚洒下的银辉,闻绿棚上“纺织娘”歌唱,听院墙脚下蟋蟀低吟,心中格外的惬意愉悦,熏然欲醉。

每次要采摘丝瓜,我都自告奋勇搬来高脚凳,小心地爬上去,用剪刀剪下成熟的丝瓜交给奶奶。丝瓜煮面条可是百吃不厌的美食,虽然它制作简单,只需将丝瓜刨皮

世界是一把小提琴

薛舒

那对猫男女依然在窗外欢歌,而终于惹怒了人类,也许是打断了胆固醇男甜畅的厮,抑或是破坏了神经紧张女紧张的眼,或者,截断了股票平民刚好要解套的梦,而那个夜哭郎,亦因窗外的欢歌而得了热烈参与的鼓励……一包沉重的垃圾或者一只腐烂的西瓜从高空落下,砸向发出热烈咏叹的一方草丛。一声巨响的撞击,亚当和夏娃的歌唱出现无辜的变调,而后,人类发出主宰

“事去心止”。看上去简单的四个字,做起来却难。本来很有希望成功的一件事,突然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消失了,那种心痛,不是每个人都能“事去心止”的。惋惜是必然的,叹息命运不公,叹息造物弄人。可是,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除了“心止”,我们还能怎样呢?毕竟,人不能生活在无休止的哀怨之中。

“事来心应”是做事的又一种境界。无论好事坏事,与其慌乱不堪,不如坦然面对,用微笑迎接。不管成败得失,我们的好风度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自己,也会于事件之中得到启迪。也许,下次有同类的事情发生时,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呢?

“事来心应,事去心止”。佛语有云:“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也是同样的含义,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只是,当今社会,追逐名利者不少,人难能保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平平淡淡做人,从从容容做事。为了一个钱字,不择手段。再回首时,亲情、友情、爱情都被践踏在脚下,到那时,人们才感叹:穷得只剩钱,岂不悲哀。

大草坪上,向卖风筝的小孩贩子请教如何放风筝!最能体现老外对里弄的融入,可以看近来看来在微信上流传的王刚锋拍摄的“老外家庭在里弄”系列照片。这些世界500强公司的外派领导,到董家渡去做了中装、旗袍,打着油布伞,把一家门“装”进漆成红色的黄色车里,在上海的暮色里笑得欢畅。把照片上的门牌号码放大,可以清晰地看到“威海路590弄56支弄……”

城市的“血管”里,各国各族各色人,依然奔流着为上海“塑形”。

我们吃过晚饭,玩累了,就往竹床上一躺。此时,繁星满天,明月当空,轻风如歌,流萤如诗。丝瓜棚上黄花绿叶,隐隐约约,垂挂下来

绿如翡翠的条条丝瓜,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低头看月亮透过绿棚洒下的银辉,闻绿棚上“纺织娘”歌唱,听院墙脚下蟋蟀低吟,心中格外的惬意愉悦,熏然欲醉。

每次要采摘丝瓜,我都自告奋勇搬来高脚凳,小心地爬上去,用剪刀剪下成熟的丝瓜交给奶奶。丝瓜煮面条可是百吃不厌的美食,虽然它制作简单,只需将丝瓜刨皮

者居高临下的裁决:滚!奔命的脚步唰唰,方向不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拥有了自由,才可以有来日的爱情,有了来日的爱情,才会有未来的生命。它们深知这个道理,因此它们明智地选择了分崩离析的逃窜。于是,人类窗口悬挂的钢铁机器,因胜利而发出更为自鸣得意的轰鸣。

夜虫的唧唧声渐渐孱弱,风越来越细小,树冠安静地张开它翠绿的千枝百叶,然而黑夜中,无人欣赏它的绿,亦无人在它绿荫下葱茏的草地上繁衍生命。

假如世界可以分割,那么是否人人应该得到他可拥有的那一份?那么,是否可以把一支小提琴切成碎片分给每一个人?如此,也许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把小提琴、一个音乐家,而是,我们可能失去音乐。

世界是一把小提琴,假如我们分割它,我们将失去音乐。

“事去心止”。看上去简单的四个字,做起来却难。本来很有希望成功的一件事,突然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消失了,那种心痛,不是每个人都能“事去心止”的。惋惜是必然的,叹息命运不公,叹息造物弄人。可是,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除了“心止”,我们还能怎样呢?毕竟,人不能生活在无休止的哀怨之中。

“事来心应”是做事的又一种境界。无论好事坏事,与其慌乱不堪,不如坦然面对,用微笑迎接。不管成败得失,我们的好风度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自己,也会于事件之中得到启迪。也许,下次有同类的事情发生时,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呢?

“事来心应,事去心止”。佛语有云:“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也是同样的含义,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只是,当今社会,追逐名利者不少,人难能保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平平淡淡做人,从从容容做事。为了一个钱字,不择手段。再回首时,亲情、友情、爱情都被践踏在脚下,到那时,人们才感叹:穷得只剩钱,岂不悲哀。

大草坪上,向卖风筝的小孩贩子请教如何放风筝!最能体现老外对里弄的融入,可以看近来看来在微信上流传的王刚锋拍摄的“老外家庭在里弄”系列照片。这些世界500强公司的外派领导,到董家渡去做了中装、旗袍,打着油布伞,把一家门“装”进漆成红色的黄色车里,在上海的暮色里笑得欢畅。把照片上的门牌号码放大,可以清晰地看到“威海路590弄56支弄……”

城市的“血管”里,各国各族各色人,依然奔流着为上海“塑形”。

我们吃过晚饭,玩累了,就往竹床上一躺。此时,繁星满天,明月当空,轻风如歌,流萤如诗。丝瓜棚上黄花绿叶,隐隐约约,垂挂下来

绿如翡翠的条条丝瓜,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低头看月亮透过绿棚洒下的银辉,闻绿棚上“纺织娘”歌唱,听院墙脚下蟋蟀低吟,心中格外的惬意愉悦,熏然欲醉。

每次要采摘丝瓜,我都自告奋勇搬来高脚凳,小心地爬上去,用剪刀剪下成熟的丝瓜交给奶奶。丝瓜煮面条可是百吃不厌的美食,虽然它制作简单,只需将丝瓜刨皮

保险员之过

乔安娜



言”与日文版、英文版逐字对照后译成中文。239弄冠华里4号,则是1926年5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校旧址。罗亦农、赵世炎在这里指导活动。1926年11月,这里办起了上海区委的第一所党校,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之一。455号的花园公寓虽然没出过什么知名的历史文化人物,不过,我小时候常与当时上影厂的著名编剧贺子壮相遇。从512号的刘海粟故居往西,住了更多社会名流和文化人士。例如517号的柳亚子故居,如今成为思南公馆中的一幢。553弄则汇聚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七君子之一”史良,以及杜月笙和四姨太姚玉兰……复兴中路从200多号到500多号,短短三百多号的马路,孕育了开天辟地的革命者,他们曾经住得那么近,当他们穿梭在“血管”和“毛细血管”里时,就是在重组上海的命脉。

据研究考证,外观更为西化的新式里弄,脱胎于后湖石库门里弄。如今几乎可以成为“上海”代名词的“石库门”,几乎也养成了“左翼文学”。鲁迅先后住在虬江路景云里和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后者如今为鲁迅纪念馆。我有一位舅舅曾与鲁迅纪念馆

馆长王锡荣,并肩进行过鲁迅研究,所以我在采访相关题材时总能得到“优待”。虹口区的石库门,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地。在多伦多路201弄深处有一幢洋房,是“左联会址纪念馆”,保持着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举行时的原样。2010年3月2日,整整80年后,冯雪峰的子女冯夏熊、冯雪明,郭沫若之女郭平英,周扬之子周艾若,丁玲之女蒋祖慧,田汉之子田大畏,胡风的女儿张晓风等,来到了上海,汇聚在父辈当

个月,丝瓜就攀爬上了矮围坝,奶奶就在靠墙的一侧用竹枝竹竿搭好了架子,丝瓜翻过围坝,就像长了眼睛似的,往搭好的架子上蔓延过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丝瓜在架子上织成了一道墨绿的地毯,那密密匝匝的绿叶,一簇簇拥着另一簇,你相抱着我,我相搂着你,微风拂来,“沙啦啦”地直响,唱着生命的欢歌。

仲夏时节,那一架绿色的丝瓜棚,是我们纳凉的好去处。每当红霞满天,暑气渐退的黄昏,奶奶在丝瓜棚下泼了凉水,支起竹床,

跟着奶奶种丝瓜是一件富有情趣的事。开春时节,取一把丝瓜籽,种在潮湿向阳的地方,过上个把星期,丝瓜籽发芽,顶出了泥土长出了地面,高举着两片肥厚的绿叶子。这个时候,奶奶选出几根最壮实的丝瓜秧苗,连根部的泥土一并挖起,准备移栽。奶奶家的房子右边就是菜园,南墙是一条常年流水潺潺的小水沟。奶奶就把丝瓜种在靠水沟的墙边上。

种好丝瓜,我会天天关注它们的成长。夕阳满天,晚风如歌的傍晚,我常常跑到水沟边观察,只见它们沿着墙壁生长,绿色的触角伸进墙壁的缝隙内,牢牢地攀附在上面,茎藤上长出的绿叶也越来越厚实,越来越繁茂。不出半

言”与日文版、英文版逐字对照后译成中文。239弄冠华里4号,则是1926年5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校旧址。罗亦农、赵世炎在这里指导活动。1926年11月,这里办起了上海区委的第一所党校,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之一。455号的花园公寓虽然没出过什么知名的历史文化人物,不过,我小时候常与当时上影厂的著名编剧贺子壮相遇。从512号的刘海粟故居往西,住了更多社会名流和文化人士。例如517号的柳亚子故居,如今成为思南公馆中的一幢。553弄则汇聚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七君子之一”史良,以及杜月笙和四姨太姚玉兰……复兴中路从200多号到500多号,短短三百多号的马路,孕育了开天辟地的革命者,他们曾经住得那么近,当他们穿梭在“血管”和“毛细血管”里时,就是在重组上海的命脉。

据研究考证,外观更为西化的新式里弄,脱胎于后湖石库门里弄。如今几乎可以成为“上海”代名词的“石库门”,几乎也养成了“左翼文学”。鲁迅先后住在虬江路景云里和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后者如今为鲁迅纪念馆。我有一位舅舅曾与鲁迅纪念馆

馆长王锡荣,并肩进行过鲁迅研究,所以我在采访相关题材时总能得到“优待”。虹口区的石库门,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地。在多伦多路201弄深处有一幢洋房,是“左联会址纪念馆”,保持着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举行时的原样。2010年3月2日,整整80年后,冯雪峰的子女冯夏熊、冯雪明,郭沫若之女郭平英,周扬之子周艾若,丁玲之女蒋祖慧,田汉之子田大畏,胡风的女儿张晓风等,来到了上海,汇聚在父辈当

个月,丝瓜就攀爬上了矮围坝,奶奶就在靠墙的一侧用竹枝竹竿搭好了架子,丝瓜翻过围坝,就像长了眼睛似的,往搭好的架子上蔓延过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丝瓜在架子上织成了一道墨绿的地毯,那密密匝匝的绿叶,一簇簇拥着另一簇,你相抱着我,我相搂着你,微风拂来,“沙啦啦”地直响,唱着生命的欢歌。

仲夏时节,那一架绿色的丝瓜棚,是我们纳凉的好去处。每当红霞满天,暑气渐退的黄昏,奶奶在丝瓜棚下泼了凉水,支起竹床,

跟着奶奶种丝瓜是一件富有情趣的事。开春时节,取一把丝瓜籽,种在潮湿向阳的地方,过上个把星期,丝瓜籽发芽,顶出了泥土长出了地面,高举着两片肥厚的绿叶子。这个时候,奶奶选出几根最壮实的丝瓜秧苗,连根部的泥土一并挖起,准备移栽。奶奶家的房子右边就是菜园,南墙是一条常年流水潺潺的小水沟。奶奶就把丝瓜种在靠水沟的墙边上。

种好丝瓜,我会天天关注它们的成长。夕阳满天,晚风如歌的傍晚,我常常跑到水沟边观察,只见它们沿着墙壁生长,绿色的触角伸进墙壁的缝隙内,牢牢地攀附在上面,茎藤上长出的绿叶也越来越厚实,越来越繁茂。不出半

言”与日文版、英文版逐字对照后译成中文。239弄冠华里4号,则是1926年5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校旧址。罗亦农、赵世炎在这里指导活动。1926年11月,这里办起了上海区委的第一所党校,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之一。455号的花园公寓虽然没出过什么知名的历史文化人物,不过,我小时候常与当时上影厂的著名编剧贺子壮相遇。从512号的刘海粟故居往西,住了更多社会名流和文化人士。例如517号的柳亚子故居,如今成为思南公馆中的一幢。553弄则汇聚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七君子之一”史良,以及杜月笙和四姨太姚玉兰……复兴中路从200多号到500多号,短短三百多号的马路,孕育了开天辟地的革命者,他们曾经住得那么近,当他们穿梭在“血管”和“毛细血管”里时,就是在重组上海的命脉。

据研究考证,外观更为西化的新式里弄,脱胎于后湖石库门里弄。如今几乎可以成为“上海”代名词的“石库门”,几乎也养成了“左翼文学”。鲁迅先后住在虬江路景云里和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后者如今为鲁迅纪念馆。我有一位舅舅曾与鲁迅纪念馆

馆长王锡荣,并肩进行过鲁迅研究,所以我在采访相关题材时总能得到“优待”。虹口区的石库门,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地。在多伦多路201弄深处有一幢洋房,是“左联会址纪念馆”,保持着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举行时的原样。2010年3月2日,整整80年后,冯雪峰的子女冯夏熊、冯雪明,郭沫若之女郭平英,周扬之子周艾若,丁玲之女蒋祖慧,田汉之子田大畏,胡风的女儿张晓风等,来到了上海,汇聚在父辈当

个月,丝瓜就攀爬上了矮围坝,奶奶就在靠墙的一侧用竹枝竹竿搭好了架子,丝瓜翻过围坝,就像长了眼睛似的,往搭好的架子上蔓延过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丝瓜在架子上织成了一道墨绿的地毯,那密密匝匝的绿叶,一簇簇拥着另一簇,你相抱着我,我相搂着你,微风拂来,“沙啦啦”地直响,唱着生命的欢歌。

仲夏时节,那一架绿色的丝瓜棚,是我们纳凉的好去处。每当红霞满天,暑气渐退的黄昏,奶奶在丝瓜棚下泼了凉水,支起竹床,

跟着奶奶种丝瓜是一件富有情趣的事。开春时节,取一把丝瓜籽,种在潮湿向阳的地方,过上个把星期,丝瓜籽发芽,顶出了泥土长出了地面,高举着两片肥厚的绿叶子。这个时候,奶奶选出几根最壮实的丝瓜秧苗,连根部的泥土一并挖起,准备移栽。奶奶家的房子右边就是菜园,南墙是一条常年流水潺潺的小水沟。奶奶就把丝瓜种在靠水沟的墙边上。

种好丝瓜,我会天天关注它们的成长。夕阳满天,晚风如歌的傍晚,我常常跑到水沟边观察,只见它们沿着墙壁生长,绿色的触角伸进墙壁的缝隙内,牢牢地攀附在上面,茎藤上长出的绿叶也越来越厚实,越来越繁茂。不出半

言”与日文版、英文版逐字对照后译成中文。239弄冠华里4号,则是1926年5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校旧址。罗亦农、赵世炎在这里指导活动。1926年11月,这里办起了上海区委的第一所党校,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之一。455号的花园公寓虽然没出过什么知名的历史文化人物,不过,我小时候常与当时上影厂的著名编剧贺子壮相遇。从512号的刘海粟故居往西,住了更多社会名流和文化人士。例如517号的柳亚子故居,如今成为思南公馆中的一幢。553弄则汇聚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七君子之一”史良,以及杜月笙和四姨太姚玉兰……复兴中路从200多号到500多号,短短三百多号的马路,孕育了开天辟地的革命者,他们曾经住得那么近,当他们穿梭在“血管”和“毛细血管”里时,就是在重组上海的命脉。

据研究考证,外观更为西化的新式里弄,脱胎于后湖石库门里弄。如今几乎可以成为“上海”代名词的“石库门”,几乎也养成了“左翼文学”。鲁迅先后住在虬江路景云里和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后者如今为鲁迅纪念馆。我有一位舅舅曾与鲁迅纪念馆

馆长王锡荣,并肩进行过鲁迅研究,所以我在采访相关题材时总能得到“优待”。虹口区的石库门,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地。在多伦多路201弄深处有一幢洋房,是“左联会址纪念馆”,保持着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举行时的原样。2010年3月2日,整整80年后,冯雪峰的子女冯夏熊、冯雪明,郭沫若之女郭平英,周扬之子周艾若,丁玲之女蒋祖慧,田汉之子田大畏,胡风的女儿张晓风等,来到了上海,汇聚在父辈当

个月,丝瓜就攀爬上了矮围坝,奶奶就在靠墙的一侧用竹枝竹竿搭好了架子,丝瓜翻过围坝,就像长了眼睛似的,往搭好的架子上蔓延过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丝瓜在架子上织成了一道墨绿的地毯,那密密匝匝的绿叶,一簇簇拥着另一簇,你相抱着我,我相搂着你,微风拂来,“沙啦啦”地直响,唱着生命的欢歌。

仲夏时节,那一架绿色的丝瓜棚,是我们纳凉的好去处。每当红霞满天,暑气渐退的黄昏,奶奶在丝瓜棚下泼了凉水,支起竹床,

跟着奶奶种丝瓜是一件富有情趣的事。开春时节,取一把丝瓜籽,种在潮湿向阳的地方,过上个把星期,丝瓜籽发芽,顶出了泥土长出了地面,高举着两片肥厚的绿叶子。这个时候,奶奶选出几根最壮实的丝瓜秧苗,连根部的泥土一并挖起,准备移栽。奶奶家的房子右边就是菜园,南墙是一条常年流水潺潺的小水沟。奶奶就把丝瓜种在靠水沟的墙边上。

种好丝瓜,我会天天关注它们的成长。夕阳满天,晚风如歌的傍晚,我常常跑到水沟边观察,只见它们沿着墙壁生长,绿色的触角伸进墙壁的缝隙内,牢牢地攀附在上面,茎藤上长出的绿叶也越来越厚实,越来越繁茂。不出半